



北
石
間
文
集

共
五

五
之
六

來



20
1283
3

北磻文集卷第五

熹華嚴傳

釋善熹震澤沈氏子字無愠願菴其號年十五白父母曰願聽我出家去蠡澤應天寺一牛鳴地素崇佛莫奪其志十六受度以有明為受業師法真師會則稟嗣師訖戒品飄然振起方之錫時法真駕圓頓之旨於三吳負大機器之士憧憧自遠惟恐後公以妙年方軌老成雋秀染指法味窮日夜之力芻剔遐搜疑必問難必通纖毫不礙膺乃已日用疏鈔研墨外無長大布不華一針不背衆不過午五講大經楞嚴圓覺則十數徧撮八十一卷之要則述法界觀搜英記序臺說圖合三卷以發其奧指圓覺類雜花而言約則述會不會篇續教章復古記三卷以統其離金剛辨非注金剛纂要記同教問答合五卷則以定五教之分齊破會三歸一破三宗說蘭益辨正

評連

珠合五卷則以一異宗之紛紜皆法真師晚年所欲為而噬臍

於鐘鳴漏盡應緣之地則平江之寶幢閣十四載嘉興常樂三年臨安南山慧因十一年皆西瀾勝處故得益者衆皆斬斬有所立壽七十八臘六十二嘉泰四年正月初二無疾而蛻於慧因方丈留十日闍維舌不壞骨石舍利入香巖寺衆塔遺遺戒也

贊曰五竺特葬大浮圖尊法也大法漸醜此土妄一衲子忝厥生巧飾其亾悉力假援鑿幽邃擅形勝以掩其朽骸腐哉神陰陽家荒唐謬悠妄莫夫所不當得欲利其後可哀也已公之所成就雖扳竺西大浮圖何憊焉而決定明訓凜然在茲於戲賢哉

菩提簡宗師傳

戒生定慧三學必先戒越戒而學定慧邪說也菩提宗師師簡由戒而求定慧遂昌厥昆尼字仲廉号止堂嚴之建德任氏子少好讀書少長學舉子業暇日遊景德寺聞應堂惟定講蘭盆

經若有所感遂超俗於杭之法顯寺事景瑫為比丘受具畢即往不空學於法海師一盃亭午終日淡如非勝已不友非衆法不出本宗文字沉潛反覆雖前輩未發之蘊必了了乃已一時宗匠盛稱賞普教寺首座元印師号精律學諸師畏敬解后相遇以資持會正同異卒然相詰難隨語剖析不小竝思聞者悅服後見宗岑宗晏於永嘉岑器之留三年至是總別持犯雙單止作之疑無復礙膺已而歸杭依論宗大法主智曇師學唯識百法華嚴台衡則次第與其宗之翹楚者抑揚商略無相宗印師檢其籍甚虛第一座以俟出世於演法寺其次不空兩記並行取舍適中臨壇巋然有南山家法晚居菩提九年而窈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度弟子紹聞行依孫曰文秀得其傳而潛符密證者梵威首選垂寐之頃謂行依曰平生苦心以律自嚴不空了然師知之深會是莫可瞞身後言既而逝端莊如生壽七十一蠟四十七龕留一七日而闍維骨石舍利歸普同塔

贊曰經律論三一或定慧昧夫擊小彈偏以頓歸漸者罔不流於諍論簡以律部自任而博約諸宗之所同異故其成就者如此

無名子傳

無名人與造物游於蓼水之上生無名子商周時應采詩之求不知其幾世鄭衛淫戰國雅頌不作采詩官廢會摩騰竺法蘭西來與烏有生歸焉或曰子名且不有實將安在烏有生病焉子曰象教中微人心潛息主文誦諫上則二雅旁法九歌下雜謬言託吾虛名駕其說而正其失謂余無名安也無實安也汝病之吾辯之亦安也生踊躍曰然則子罔象之派亞與子佛然而作曰罔象生罔兩厥類惟錯冒吾法為奇貨飾佞壬廣厥類愚無識知卒莫逃君子之誅汝何從比余於罔象子雖子異姓而特蕃衍散諸四方挺挺有祖風烈隱德不耀可無傳焉此礪曰無名子與烏有生名實之辯辯矣名且無烏乎實所以諷者

微而婉又何俟借風雅託名氏然後為得哉

兩窮傳

朴翁銘文穎惡九子如仇反譏余涇渭太多則語之曰方將以是告子則把手一笑而忘其病此反以告人也它日婆婆冷泉鵝舌嘲晰譁而侮之遂過天竺逮還故棲天竺之人依依有去思以僮語為謝其略曰獲依虎卧之浮圖政類鶴鳴於華表閑吟古句青山豈礙白雲飛却憶先師老步只堪平地去屬余賦解嘲所謂不能助桀盜至吠堯一窺豹斑五窮鼠技含怒蓄怨於彼其久也覆巢墮卵於吾何有哉嘉定甲子冬尸玉几者祖冷泉故智將不利於我正論橫制厥類妥尾朴翁述其事寓狸不執鼠寄四明地主李雅云堪笑主人偏愛惜容它籠裏咬鸚哥則又囑余曰兩窮併述為佳傳留與叢林作笑談昔老坡南遷遇歐晦夫於合浦誦梅都官贈詩云吾家無梧桐安得久留鳳坡亦自誦送老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謂歐曰梅二丈

目為鳳者例窮如此嘻鸚鵡也窮且尔矧為鳳尚何加焉北磻
曰小人道長莫如六宗六宗不除禍天下後世何時而已哉東
西壤斷不啻十萬里風殊俗異小人滋蔓而難圖若合符節彼
蒼者天盍亦殄此群醜庶乎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重刻永明壽禪師物外集序

能使所居山大於天下鼎望禪苑永明與達觀盧公之於雪竇
也空寂蘊奧公尤為先知出人間世為龍象任祖宗九鼎之寄
宜矣開禧初余登會稽探禹穴陟華頂度石橋關墨猷逸蹟雁
宕盪勝訪客兒蠟屐揚颿處回乳竇觀千丈飛雪住山石橋宣
無言與余登中峯公昔著書地老頭陀出公肖弟碧眸廣頰氣
廩廩如生屬宣整飾書余贊其上曰客吟燈殘猿啼月落衲帔
蒙頭千竇萬壑起破九夫為等覺妙覺齊大小乘於錢索井索
縱大辯於談笑寄虛懷於冥莫所謂百軸宗鏡之文太山之一
毫芒巍巍堂堂偉煌煌非心亦非佛破鏡不重光茲又得此

集附益於毫芒然則公非用力於騷雅者亦不在多少間獨喜
某人講明舊話重刻以壽古宿為書於僧統寧公序後

仁王護國般若疏後序

仁王護國般若疏天台之極言言心聲也天台之心在焉循聲
而得心忘心而得法庶乎小酬百難顯晦淪於遐陬海隅復歸
中州也見而不誦誦而不通通而不說說而擇授均得罪於此
書嵩山晁騎尉序之為詳北磻申之為約雖消塵增湏嶽不在
乎多少間其於宏贊弗以異學二乎中則同出一轍嘉禾古石
蘭若傳教行彬重刊以求其壽為書之

注心經序

蕩相明宗者大般若經之極致而司南沉空滯寂也九六百卷
卷九幾偈偈無量故字亦無量字無量故義則叵量如是展轉
各無量數欲彰其目必提其綱欲窮其量必執其度不則塵沙
要奧廣大玄閎雖巧曆莫能悉數心經之譯二百六十字苟得

其要如上所陳若指諸掌推而廣之不知六百卷浩乎其博也
歟而蔽之不知二百六十字藐然其約也提綱執度舍是而無
所準的也然則此經般若之靈局也心之所之法之所由也心
之所止法之所歸也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一稊在庾也若夫不
知復不足以見天地之心隘此心不足以語此經之方迷此經
不足以知此心之妙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三智大觀於是乎在
孤山造疏數千言揭此經大明淨覺則肅徒振旅全師而攻之
百年宗徒未卜孰詣宗印師作哂乃末流無所適正異其所異
而同所同將締其言而一之賫志而死元粹嗣其志旁羅契經
冥搜玄文參諸往哲斷以己意向析章句會殊而同理貫義條
反違而從孤山之說必明淨覺之難必通夫今而後自本然衆
相見無相空即蕩然大空識真空相因指得月得月忘指月與
指俱忘也不忘者忘乎哉

集註圓覺經序

覺而不圓者有矣夫未有覺而不圓者也圓而不覺者有矣夫
未有圓而不覺者也昭昭日用之間而不知也一性圓具不知
故不覺也性之所具曰圓圓也者凡愚不虧聖神不盈自本自
根與生俱生圓同太虛而無欠餘太虛同受而與之俱良由習
與性離情與智違昔大明即大闇悠悠長暝不了此覺絕復亦
了覺而不圓惟其不圓其證亦尔遂有修證之目為三根利鈍
所以別也所修者何修此者也所證者何證此者也所修不同
所證則一也故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非覺之以妙覺則止於
其所覺非圓之以至圓則止於其所圓自四十一地以前皆止
於其所止而不知夫所由止不修何以達其證不證何以明其
修止證而止修而妄真夫所謂圓覺者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修而後能證證而後能忘則十二大士未始有問也十萬大衆
未始有聞也六塵不濯而清淨四病不藥而瘳也靜幻窳非一
而非三單複圓無前無後也如是乃至圓果三世清淨平等皆

光明截也圭峯發明此經造疏數萬言反約於廣博浩繁之中
略為別本由唐至今廣略並行西南學徒家有其書江淮荆蠻
稍若不競天台再造於五季亂離之際鼓行吳越間作者輩出
嶄然見頭角由是二家之言肝膽楚越彼所宗尚我得排斥我
所宣演彼得指議異己之卓識與共環堵必群咻之務其說之
不售同己之固陋遠在萬里必群嗾之欲其喙之必信使二家
之道不淪於必爭之口者幾希古雲元粹師所以憤排慨慷集
註此經而示其同也以本宗之義發他宗之言以他宗之奧揭
本宗之玄本諸其理不本諸其宗參諸其心不參諸其人黨非
其同伐非其異平持其衡婉立其言俾滯於一曲者知夫師子
手足一金也江河淮濟一水也毋求異於圭峯亦毋以求同也
異其所異而同其所同非一人之私所能也

送張少良序

文章不學而能乎曰唐柳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李長吉七歲

長短之制動京師今也有諸曰括蒼張少良十五六時從父學
稼方春耕破霧湯不分畦畛輟耕而歌曰似雨无非雨如雲不
是雲翻疑天與地渾沌未曾分鄉先生常秘丞建聞而奇之內
諸塾已而寘諸庠今為名諸生富春秋將偉其衣冠嘉定二年
春相遇於丹丘巾峯之陽朴茂沉默直亮簡正鄉不遇常亦豈
遂自弃於耕稼之伍吾不佳張之遇常而佳其不忌常又不佳
常之得張而佳其始卒於張異夫相驕相諂弥縫為市道也遠
矣其去也書以識相遇之歲月以為贈

送一上人持盃序

平地登雲南北一舍強半梨州瞰仗錫為平野遠如之峻陟則
倍窳在昔單丁今有衆一踵門而言曰育王太白衲子古洙泗
比以萬錢汰舊學萬錢何從得哉梨洲門不暇敷有來輒容我
則持盃出山高原使來相勞苦余聞而笑曰梨洲失之矣歲暮
饑妄一夫據把茆足以傲睨高蹈以振其賈鼎望且學其為梨

洲胡不為與雖然我知之矣智海云僧者佛祖所自出拒僧拒
佛祖也芙蓉則曰可粥則粥可飢則飢若去與留在彼而不在此高
原之心有是夫一曰然然則不可以不書以振梨洲學古之志云

清白堂叙

歲荐饑所至散席靈隱印萬指厭餘而百堵皆作忽中飛語會
稽之籍毫析厘剖無參差宮講大監劉公壻之曰請自今以清白
稱播于聲詩和者不約而同噫魏文示樂羊滿篋謗書燕惠遣
騎劫代樂毅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山林奚為哉是諸君子昌
之以言隱然有不得其平者書之為清白堂倡醜叙

送夢書記序

詩人于君實問予識天台夢乎予曰天台舊遊夢想常在于曰
吾問夢書記予曰書記今備數非夢也于怫然而作曰浮圖曰
夢掌天台宗徒之記子何愚甚蔽甚耶則應之曰吾非不曉子
問也古無書記自積翠老南領徒行脚叢林稱之後世嗣其遺

響僅得積翠之一體餘則百步半百也吾冒其名屢矣未嘗不
惴惴自憐也吾車覆矣蹈吾轍者翹楚乎容止誇大乎語言行
行若出積翠上不待兩端則黔之駟人以其不足道而去之猶
喋喋不已使同類謂彼不已若故去故謬以應孰謂子攻我至
此極也豈毋望於洗空九群張吾軍哉子曰矧若子言豈特此
已儒吾之宗釋汝之氏仁義本根禪教源委彼以其真我以其
偽姑且置之萬事勿理夢則固異乎如此尊師友識禮義孜孜
問學進而未已它日與夢語乃以于言為是私自謂入亞夫之
營視棘門灞上如兒戲尔因語之曰鄉所望於空群者子其勉
之夢起避席頓首曰唯

送上天竺月光遠歸四明序

四而喜三而怒衆狙也加之以非常之寵而不喜臨之以無故
之辱而不怒斯人耳吾於月之東還也以是二者勺其淺深則
曰曩來自東今還自西造化也昔當其舒今當其慘喜怒哀與

中山之拔謗書已盈篋其子可信方織而投杼事久論定真毀
譽者出甚矣才為妬媒能為忌因彼以我為才能不奪不饜媒
因是徇若幸願我何戚乎容是豈知我浩乎中也則謂之曰我
將駐若之轍於兩竺間俾志衡台問奇字刁刀魚魯母盲盲相
承月曰噫勿崇吾咎舍沙搖毒中而未已虛舟飄瓦悠然不知
彼有畢弋又倚城社萋兮貝錦以成文章詩人嫉之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其嫉弥甚造化寬假以華其歸城南吾廬有琴有書
自艾自懲自卷自舒飛光須臾高山蒼蒼流水湯湯以遺其音
以思古人以獲我心

送高九萬菊礪游吳門序

少陵得三百篇之旨歸鼓吹漢魏六朝之作遂集大成離騷大
雅鏗然盈耳晚唐聲益宏和益衆復還正始厥後為之彈壓未
見氣力宏厚如此駸駸末流着工夫於風煙草木爭妍取奇自
負能事盡矣所謂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果安在哉山陰菊礪

高九萬得句法於雪巢林景思於後山為第五世嘗出唐律數
十篇活法天機往往擅時名者並驅爭先加以數年沉潛反復
對離騷大雅之根長漢魏六朝之幹發少陵勁正之柯垂晚唐
婆娑之陰擷百氏餘芳成溜雨四十圍俛困頓於風煙草木者
息陰休影方有事於吳門吳號多士趙靜齋子野廬蒲江申之
柄此能事第往必以吾言為然

頑石序

欲叢林復古必綜核名實名實正而叢林不振則正因可毀大
乘可焚修飭諸其內而略諸其外抱道懷義特立不撓譽不喜
毀不怒不曰有常不曰君子實將焉處將有人焉肅威儀懷佞
壬正辭氣事容悅不曰鄉原不曰穿窬實將焉居故君子務實
實振名名不振實也審矣咨尔頑石是傲是忒庶乎粹蘊奮乎
頑質實而若虛也實若虛此余所無媿也

送四明賜越州源珪往華亭序

若知驪龍之領有明月夜光也夫非遙迤曲折巧運其智極九淵之下與之相周旋終莫得所欲不然蓋粉之不暇敢安鼻徑寸哉寐而得之非得也道非九淵之下甚迹而不遠非驪龍之領甚易而不難苟無其方則遠近難易或相千萬二三子來自東也東州師友尋訪殆盡復將問津於葦亭是行也須其寤而探焉

字三子序

開禧丙寅仲春既望予自鄮還西湖解后二三子於冷泉之上扣其所從來乃知其為天台者也幾月而後去其去也請更字於予予曰字所以代名師友命之耳更之背師友非是苟徇子又安知它日不復更於它人而反吾言耶三子相視而笑曰子何見之晚也天下之所同者理也理之所在則終身踐之苟未至必至而後已子烏乎辭遂命珪曰瑩中俾鑒諸內而略諸其外命源曰叔進俾不舍晝夜而朝宗于海命賜曰無言孔子曰賜也不幸言而中是使賜之多言也於是觀焉珪也源也舍是而無所繩準三子有得焉則予不幸言而中也言而中是使予之多言也

送陳原父詩序

壬申季秋永嘉陳原父侍仲氏解四明定海少府之組借榻於北礪數月束書外無長蕭然如僧奮然有志當世日與此邦之彥遊歸輒三鼓余未嘗不遲其歸原父歸亦未嘗不至予卧內言是日所與游與所為所見而後寢自首及末風雨不渝且未嘗見其評論人議己者不問予游四方得見有常者蓋寡若原父非有常者耶男兒有志事竟成非有志者耶其往也素齋頷客載酒賦詩餞之於江滸廬氏小圃予亦賦諸公訝予獨醒以序代罰

送柴生謁東嘉呂守序

慶元丙辰予在鷺之小嶺有偉衣冠來謁者曰我漢太尉棘蒲

侯裔也越明年復見於質山欲繼其衣求益於余余頌何有哉
去年秋七月用岑太華悼佛智大士故事作詩吊全不以示它
人而輒見投憐其暗投也則愔然竟去謁宜獨將因宜獨以見
呂東嘉是舉也適足以濟前日求益暗投於余之兩失也既得
所依歸而不志所求吾恐其失信於前既無以昌其行又無以
濟其需命之日子之謁東嘉郡侯侯固好義郡文學吳越錢竹
岩天下士也與侯道同氣合子無意於六義之旨則已苟急於
此舍是無獲焉

無極序

或謂太極無極之辯起於無極圖豈濂溪務為後世爭端耶昔
游康山卧龍菴見劉淳叟擘窠大書亭柱曰是日與朱南康論
太極無極吾謂太極無極非古人意裴回四顧恨不見劉子而
畢其說有以無極自号余使之坐而問焉曰若知無極之極乎
盍以我告有以我告有極也如其不知則知耳將北面質若之
不暇何暇為若說若歸而得之得而忘之則太極無極是古人
意非古人意不俟問人而判然胸中矣

淨溪醜倡序

經子史傳記皆序下至雜錄小說亦莫不然序棋序飲序畫未
易一一數然則於倡醜為尤宜畏齋何智夫遲次家食容與三
益笑塵間二三友賡倡迭和以相勉使書其後序所以申導志
義詩者志之所之發於言而義在茲尚何序

贈儒鑿聞人晦未序

觀中朝名勝贈儒鑿聞人晦未之作曰作而言曰儒與鑿二而
一一而二鑿之誤一人耳儒之誤誤天下後世獨能兼之諸公
所以亟稱亟揚之余病愚懶根盤錯古野發其用工如林乃不
一讎請嘗之欲觀兼之之妙又從而申之曰儒則儒鑿則鑿果
能一之大章者夔愚輒毒已圖葛莫莫萬金試良請從隗始

元谷禪師語錄序

慧日目齒兩種不壞之藏既銘之矣越二日復見此錄此老威
心不施心苗發生以無作有脫間漏架如猩猩履如刃上蜜又
如深窞文錦蒙幕其曾中毒故能中人以毒曾落窞故能陷人
以窞吾於是泄其密機使觀者知需水蠱室毋飲涓滴破絮敗
繒勿行榛棘康逵八達平等超越

五洩留題集叙

佳山水如王佐才可就不可致天秘未審隱德弗耀非胸中丘
壑捫蘿陟險履欽蹈敬極幽邃窮遐隱何以發竒怪之蘊暨陽
五洩越絕佳處相攸者默唐僧也編茨拾橡不啻大厦廣居食
前方丈洞山諸老蘄然見頭角自是始有五洩之名喧傳浙東
西由唐而宋名勝接武把麾而至者自集賢校理刁約始所謂
近模雁宕形容小遠較廬山氣勢高乃其詩也持節而至者自
尚書主客楊傑始則曰堪咲興公游未到都將佳語賦天台自
是枵岩虛竇嵌石倒礪竒詠芳什翰墨相照映往往蝕苔蘚著

薜荔日遠日益漫某人萃而哀之欲餒諸梓示游觀者使其新
思油然而作然后闕五汲問兩源濯縣水躡飛磴襲諸賢逸蹟
釘兩公舊題援毫而賦賦罷而歌勺泉以酌此山之霸而勒回
俗駕或未已也

禮書記歸葬弟序

志學而貧益崇玉其成也貧而成初何傷付用舍於行藏捉衿
肘見弦歌在床貧也非病也賜也逡巡而返也視其高車駟馬
不啻桎梏古潛禮從余學貧而青於藍昆弟之喪俟其舉憂憂
乎其難哉噫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歸而勉之當有相者

月巖序

一喜怒汰念慮風絲萬緒何自有護不中節損中害和澄湛之
体果安在將有大勇却步反顧內則見我外不違物方是時也
巖前月升縱其所如湯不復理蕩而弗反靡所厝麗方是時也
巖前月沉方其升時天籟自鳴逮其沉矣天籟自瘖巖中禪心

冰枯雪深

開先性語錄序

圓悟寺閑道出四箇字道言如枯柴道盡陳尊宿近時據曲录
木牀三日五夜努得箇上堂四句偈以顛為倒以逆為順曰邪
打正必曰曰正打邪指鹿為馬必曰指馬為鹿反是謂之順朱
噫不知朱順耳此弊僅四五十年餘波末流渺不可遏開先老
子提倡一編度火金盧其或變度海囊虞其或滲反覆指搥了
不可得異時商榷一言半句言猶在耳今非吳下蒙也兵車會
同請辟三舍

月潭序

一漚不作際天一碧磅礴地維天為其底鑑萬象而不有其照
涵十虛而不有其廣霜蟾駮玉輪碾空空澄水寒景在萬水
崇山巖巖石壁土囊釣獲其明而不分景云何能然以非水故
曰作而言曰月在潭景自天形吊景光漣漣潭以虛為任月以

虛為朕惟其然物以虛應道集虛方物莫我遠既堅礙方尔其
答誰

鏡潭序

鏡鏡空潭涵虛空虛無朕鏡潭無滓鏡忽塵拂之則明潭忽雲
豁之則清可以觀息可以鑑止人知鑑夫止水而莫知其鑑夫
所由止惟止能止衆止止之為義大矣哉縣蠻黃鳥止于丘隅
知其所止也知夫所謂止雖雜然前陳撥然旁午弗俟制而止
矣於是觀德德亦大矣惟鏡與潭如空合空與吾寸淵洞照無
外噫曰鏡曰潭矣又曰心何區區之名數其多乎則又曰体同
也量同也雖名數千萬何患乎

送鐘賢良序

漢西京取士設非常之科待非常之才如縱綆千尋懸五十搯
不在鱗鱗鯉鯉瑣屑戒裂故人才輩出內則為鄉相外則使異
國窮河源管單于斬樓蘭六駮度江中原戴舊德而歸我者曰

王宣子未幾登甲科賀者及門則感頰而作曰吾僅費數百金買麻沙一沓紙故而至此也何以賀爲或謂其輕朝廷非知言也輕場屋耳未嘉鐘君少負不羈少長作舉子業壯而耻與瑣屑滅裂者伍十年閉關夜燈曉窓博觀約取習大科業成而不試遊大搢紳間不小低簪落寡合無餘賞有兩惡子天其或者俾責償於斯乎老我山林無用於世惜有用者不爲世用豈拙於用大者獨速好漆園吏也耶

送永嘉黃上舍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其樂也全華冠緹履能安其貧雖貧不病彼結騎聯駟朝燕暮趙奮三尺喙馳聲譽利富貴沈痼於游說何其遼哉百世之下言聖門者兒童能判賢不石崇入太學見顏原像謂王敦曰人生當使身心俱泰敦曰子貢去卿不遠吾嘗謂崇之禍自身心俱泰始永嘉黃上舍貧遊江湖非好遊也將交四方賢雋以自廣牛腰行卷舍雁蕩花木香眉宇清整帶龍湫煙霞秀嘉定初予居丹丘巾子山下寺臨海長曰某者其諸父也表卓絕政尚簡入寺行散輒忘返智父似之知其爲永嘉文章家代有偉人積學而厚蓄約守而靳出若農之望歲則大有之獲可量也哉天其負耕吾不信也

易紅九子爲神奇丸序

市井所謂紅九子雖策寬隔消積之勲特時暫耳今此則異於是羶膩凝停壅隔番逆血滯氣積効驗立至售雖廣於士大夫未孚衆易名曰神奇取楚漆園吏神奇化臭腐老坡聖散子之類庶幾新見聞而利及人也遠譬夫水並流孰不善涓而惡涇泉分酌孰不賤貧而貴廉豈特水哉釣渭之叟志除暴亂安生人於釣絲謂之釣則不可歇後鄭五喜滑稽玩人物於流俗謂之相亦不可由是觀之名不能羨物物能美名名不能羨人人能羨名也審矣藥更是名也吾恐其混殺廉貪涓涇賢不肖無別而失其濟危急之實

靈叟序

古靈提撕古佛堂藥厥受業師之沈痼謂其不識證則不可至於劑砭則非瞑眩謂其識藥則亦不可且靈光洞耀其身在光景中矣將使同在其中者超絕景蹟豁然青天白日難矣哉古也號靈叟抑有取於靈乎天下孰無受業受業豈無師者苟取於靈當取其未發足南方已前不然吾恐刻鵠不成反類鶩也

信翁序

海具八德吾取潮不失時為海上人別稱曰信翁祖云佛法大溟渤非信莫能入不入則安知夫傍無邊深無底廣大涵育之量百谷東注不加益虛受也尾閭泄之不加損持盈也學者知此則楊子雲所謂終至於海也不然溝澮皆盈而不知其陋曰吾海也倏然而涸始悟夫不信不學以至夫噬臍故吾嘗以信與學告夫相從者茲又以告吾海儻未喻厥旨盍觀柳柳州東海若反復尋繹與吾言同異何如

捺海塗序

過剡必先問戴公廬指點阿猷回樞處賢不肖然也剡清飲淥濯纓濯足賢益賢不肖亦有瘳則溪山人物遊發奇蘊或以縱適自賢登名士之目視天下治忽若風馬牛不相及以有為為不足為卒至於不可為吁何時哉溪居緇褐

來礪

陰扣其所存曰將不以事物經意自賢邪抑山樵溪叟爭席專此勝邪是二者皆非吾之所謂道曰子何見之晚也不明不棄殆不知吾用吾力甚於畊桑之難也不工不賈殆不知吾用吾智甚於工賈之勞也閱古高僧史得開田說大義伏膺焉殘山可隄剩水可陸駢海若活餓殍當不啻千万什一以供吾千指洗鉢于以泚食前方丈尸素息事之類子何置我於碌碌無用因人成事之域哉吾聞其言若先得我心之所然者申其志道其義策其勤為是說

送觀書記序

合而離從而違苟不愆於義離合從違皆中也閭閻不為從侃侃不為違夷險百艱適於義交道之正也反是必強笑語諛媚以相悅飾偽自佞士以相下進則詭隨退則揣摩苟合詐從伺隙俟間起而乘之以相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與其協贊以澤人利物難矣哉晚得吾觀物初從容於大中尊所聞強記覽未見其止睡再斲吾伊聲猶在人耳借來虎巖當妄庸爭殺甫定掉頭舍我而它之吳越家林深眇一枝可以憇勸翻去不俟留還不俟速懼其去而忘還也則謂之曰琴川若谿一葦可旂日損日新勿謂蜚廉慵而不我告嘉熙戊戌春下澣北磻序物初而與之別

無外序 閩州遠書記

盡己以盡物物斯應物應則虛受己則冲然漠然游於孰己孰物洞表裏一邊幅之地振大方之轡允蹈於其間胷中天地無復畛畦而備於我者眇中邊背鄉之殊蓋道之所在而已因作

而言曰反觀匪內遐眺匪外而我與物等此大塊嘉熙戊戌北磻書

石樓序

一炷清香蒲石樓大覺焚龍香應量器後乞還山林進頌詩於慶曆天子末後句幾二百年潼川普明比丘摘石樓二字以見志石樓得非岑樓之謂歟仙好樓居抑有慕焉則堯爾而作曰欖谷成陰去作金鑿上客黃太史序忠國師也不知風葉擁趺同叅先識豈巖間半芋付深夜讀書十年宰相可同日語圓通却萬乘詔遣弟子行或以為尊法有體未若一舉萬里勿以累大覺之為愈也當宁虛心方外將蒐巖巖剔野可無蘊經濟甘隱約者出其治豈四十二年而已哉石樓自名蓋惜圓通不知出此而大覺歸山林之晚書其言使後世知石樓之自

北磻文集卷第五終

北磻文集卷第六

玉泓銘

碧雲菴在洪崖西雲峯東近唐處士陳陶故廬址多石堅而難
攻嘉定十一年季秋九日四明僧如潔落菴之成得泉於堅址
中翰林直院留公元剛適來自匡廬名之曰玉泓方不逮尋深
半之旱澇無盈縮甘可飲淨可鏡於茶為尤宜莫原其自或曰
人與泉感聞者輒笑噫是誠可笑也卓錫而得泉久矣為誕拜
井而水湧久矣為信信與誕相尋於無窮而莫之或辨豈忘言
者所以不言有待於知言者耶銘曰堅方方碧漪漪雲生隅月
剪規鑿而得之或稽或疑然則是泉也固在茲固不在茲

泉禪師高原銘

或謂水出高原曰高原則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又何謂也或
曰高原陸地不生蓮花此彈偏擊小之辯皆非吾之所謂道為
之銘銘曰峻極方層稜歸不可登吾非雲顛迥闐兮培宿杳不

可瞰吾非九淵雖然彼君夫崇深曷嘗舍旃兮不扳不援弦直
兮砥平哀今兮匪中而邊正回兮急難思鶴鶴兮在原

彭教石雲板銘

兩朶雲峙中可貫考之清越而渾圓刻詩五十六字曰莫翁題
不書姓名寺無耆宿可訪訪諸野曰建炎初雲居隆藏主來住
此山過湖口得於民或曰徐氏舊物二說未知孰是寺蓋李氏
有國時徐魏惠王墓田王温第六子名知證字義明距寺七里
有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所撰碑太廟令王崧所書屹立驛路
傍元祐元年龍圖學士蔣之奇制置江淮荆湖時所作碑陰則
在寺物之隱顯固有數嘉其瘖而復震銘曰切堅兮采英剪雲
兮賦形在縣兮審厥聲聲聞于人人惟聞聞宋寡兮歸根塵消
不痕

張公井銘

由彭教而東一百三十九弓曰張公井公不知何代人當時奚

為者缺甃瓠甃不古疑其去今未甚遠深不及丈冽而甘宿不
滓宜茶宜墨宜釀歲大旱十里仰給病者投一錢煮藥輒瘡舊
有亭樵牧躡蹂既弊不復理丙戌仲夏望佳山人北礪淘井勺
泉而銘之銘曰泉瘡瘖人以泉信信必乎相與為命余病愚泉
不瘡曰余弗信泉弗余子漱而淪以樂其樂

慈感寺蚌珠羅漢銘

某年月日若溪渙者剖蚌得珠而側視左袒應真肖象契神僧
地夢之徵也臨流忽墜淵涸珠明水齧簷趾嵌空嶽嶽岌岌欲
壓示人以顛隳之急也傳記雋永聲詩清越皆南渡第一流珠
璧照耀俾耆割烹養口躰起惻隱之仁知大德曰生也為之銘
銘曰精洞太陰是孕厥靈靈應不虛現如是身涎液不濡長揖
鼎俎雲沉方廣弗入衆數彼渙伊何箕裘在渙先獲援手夢仍
合符潢滂湯流臃腫印蟾汨汨自潭稜稜弗潛澄瀾渺瀾碧甃
空洞半肩伽梨萬目神竦

明無礙銘

明無礙吾孤雲權之子以諸父事余與村翁兄銛村翁稱之曰無礙屬余著語後十九年始克為之銘銘曰毫忽不透物則礙膺泮然物消伏膺以懲惟其拳拳此病始大夫何能然礙帶獨在畦空畛虛欲萬籟瘖只益自勞直寸枉尋地窄天道拘窘跋躄必也逢原此外無地

幻菴銘

達上人曰幻菴文昌高公行簡為書之請銘於潼川北礪某銘曰有覺有幻的生箭集諸幻消亡覺尚焉立八函玲瓏十虛內充惟一精明復何所容以無所容故無所却知幻即離自急其縛我說有覺與無覺對是則名為如幻三昧

福聖曇禪師通菴銘

法南行諸父

通之為道常不在君子或曰人眾者勝天天定而後勝人余則曰天不可勝而未嘗不定作通銘銘曰君子固窮故通小人反是

通而終窮是故君子守道而謹終

臨川王正叔嘯隱銘

懷壯圖嘯長舒自樂蘧廬中之天地豈特以天地為蘧廬學道兮自娛飲水兮飢蔬是謂立天下之正位兮居天下之廣居

簷隙銘

顧余家古屋老不支塗墍地剝簷隙度器用者數板下設小榻開數櫺納月疏風作於斯息於斯非醜酢事物於外亦必於斯銘曰適斯陋陋吾愉愉安斯隘隘吾舒舒善斯獨非吾所謂道正斯立昌吾居乎

瘞瘳銘

般章作

果之仲氏有瘳鷲文名鷲瘳而警不以善吠為良夜聲先群晝食後衆仲用怨躄柔鷲化之季之狸虎文曰斑以輕翹捷疾嬖季畜之經年狡穴洗空挾寵以累非其類它瘳磔之血滅鷲首季勇復讎擊鷲首而斃之仲趣援鷲噬臍矣徹食終日瘞以弊

惟蓋過余道所以然曰吾傷焉吾傷者三斑化暴死暴也斑死
暴益季暴也蠶化吾怒盍死於怒乎予曰何傷乎吾敢賀而不
以弔也怒本仁一物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閔閔焉閔
深則愈怒廣而充之仁不勝吾用暴虐之慘甚於燎原雖自己
有所不暇顧於蠶何有蠶死怒得死所矣仲氏矍然而作曰然
則不可以不銘銘曰蠶與斑化其主暴死暴怒死怒怒有光暴
自取繫襟裾不遑死

白牛銘思齋

施力養人惟牛為能負力於牛惟人寡恩故君子不忍殺鯨以
小易大飲以清泠遠洗耳處比及後世王澤寢息淫祀肆作椎
擊屠割享非其鬼濫觴嶺海蕩汨中土靡然成俗蚩蚩之氓老
羸易少壯堂堂馳駘使就鋒刃壯者既羸亦復若是當其貿易
之時其死已非不見舊主徨徨欲訴苦不能語謂其不語是自
欺耳視大白之塚歸然藜棘中抑有感焉某年月日圓覺寺造

僧伽方塔十一級以尺計者頂踵拔地三百六十塼甃土木之
運緣半天微大白孰能舉之塔成而斃嘻殆於此矣某年月日
也寺之陰不越大界相得爽塏營其葬而策勳焉後若干年某
來住山聞諸故老為之銘銘曰舍尔畊勞尔生弗踐青金地行
牟然鳴中黃鐘頽然卧蟠玉虹志其勞食其力成浮圖十一級
身溘然功歸然與浮圖相永年

佛手岩善住禪院鐘銘般若齋

扣無盡應無竭持寸筵致其噓惟洪其撞厥聞乃鉉聲沉響消
反聽絕聞聞性斯泯聽亦超瑩是故此鐘寂而常震

濁港東禪寺鐘銘

大扣大鳴吼鯨震霆弗考弗擊云胡弗聞聞性常住湛水不痕
由一精明見大用根淮山崇崇谷虛有神於昏曉間互應迭陳
繫尔大器晚而後成獨山范金使此礪鉉

布袋銘

衾而布儉而易營或曰詐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詐儉也者吾師也左祖公孫右祖司馬

叩竹杖銘

叩端歛尺為竹岩先生錢常熟作

心貴虛受節貴不露尔室而露君子所惡維其持危相與却步無黨無偏違王之路

端研銘

非華池不竭非干將虞缺璞少文玉方切

歛研銘

沉玄雲升玄津穎也策勳如新發矧

界尺銘

惡圓曲尚方正直而剛重以填

小菴銘

菴以小名志其大也大而不可容故小之小之為用大矣至大至剛浩然之氣也充塞天地而莫測其際寓諸尋常而莫得其

朕養之至也不然渙散乎其大必乖離爭犯詭譎顛倒而無所不撓膠轄平其小則促縮拘局窒礙窘束而無所不觸亂小大之宜而失諸尋常之中何自而知夫小而得夫用哉故曰小之為用大矣為之銘授住菴人使由吾言而志其大銘曰泉濺濺火始然或浮天或燎原匪微兮曷著焉

肖巖銘

竹岩長子

清明在躬群安停擾幹旋一氣颼颼眾竅事存萬變理絕雙兆削平吟畦強名曰肖

帑簞銘

沉金燎天其酷無敵於天下勁節凜空獨當柄用百其身如縷不熟楮生夾輔盡綿薄為犄角雖未即殄其炎炎奉揚仁風亦足以慰彼黎庶

笠源銘

墨五藏主

一滴曹溪發於中天迤邐於江西一十八灘餘波瀾々襄陵懷

山室何有於濫觴障何有於頽瀾雲何心乎故岑水何心乎舊困
九河奔湍渺然毛端吾故曰統之有宗兮會之有元

勝叟銘

潼川定首座

目定曰勝耶人衆勝天之勝爲之張本則謂之曰蒼々而穹者
天也無聲無臭品彙以亨四時以成享之以誠應如谷神總々
出々其類寔繁汨序乱常天紀安干朝春啻秋嗜雜喧啾喙息
弗停擬萬竅號氣革候變金行既肅族類窟匿怒然皆瘖跡絕
景消泯默至死天籟常鳴無從聞々於戲天平不戰而勝凡所
以賀戰勝者冠蓋相望雖愚夫愚婦知之天而不之人吾故曰
天下可勝而未嘗不定則又諗諸其衆曰天何言哉

物初銘

四明觀書記

寸田鏡空蕩然十虛雲沈翳消其應無外道之所在而已夫道
未始有物物亦惡乎有夫道道之所載惟物之靈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萬生絲綸汨乎吾前莫不了厥端緒於毫忽未兆弗祈

先物而物莫我先吾固曰道之所在而已銘以訂其說銘曰

混且殺絲以綸曰無帶何從生生無從去實際動中滅靜中起
徃返思與却顧當云何洞化母全者天天地先觀物初如是觀

無盡銘

潼川藏知客

典吾賓者曰藏號無盡爲之銘銘曰

此靈覺性太空同受十虛無垠均量齊壽凡厥有生天地共盡
先天後地獨存者性外取風月用雖不竭畫蛇著足既著復削
身椰子許曰小天地求諸吾身是謂直指

紫巖銘

日首座

芝生於巖巖以芝得名曰芝巖芝澤而紫又得名於色善毗尼
者日取紫巖扁其居且託其宗著其學後其別稱何擾々其名
之多乎或曰一法千名應緣立辨子本家兵法何自畔而作是
說擾亂我邊陲俾我巖間風煙雲物不得寧將不戰而屈之申
之以拉言吾袂云

峭者巖紫者芝芝名巖巖不知日之隱此巖下暗婁斯名振
厥燭名匪實燭亦空如何其貴德充德日新巖益高德不修芝
如蒿伊紫巖式芳武懋厥功永終譽

尋齋銘

龔某 曰尋齋有取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問彝於予為之
銘銘曰

尋民之天民之秉彝天常卓然惟帝降衷於此下民兩忘黨偏
守之以正謹而勿移其歸則賢習與正遠遂遵別歧小人之歸
千里之失始於毫釐豈不爾思之而來復不移一絲夫何遠而

舊扇銘

疇曩旱三伏港弗澍物不滋爾宜風而唱者醒炎之今如昨圖
任舊惟爾諧思濯清冷者具爾謔嗣乃績長使奉揚之柄在掌握

晦岩銘 易知客

振耀而九鳥斃潛伏而九淵昭息陰以居洞窺煥若日中疾歸

懺恍杳邈是故君子用晦而守約

石門銘 智上座

堉垣勿踰匪穹即嵌循垣得門惟石岩之罔闢其敷孰快斯觀
憤悱在余發機轉樞

仲舉銘 德侍者

德輔如毛民鮮克舉孰能舉之惟仲山甫古往可復仲也豈無
晞顏之人亦顏之徒

晦岩銘

為衡台之學者曰慧明注記覽知名於衆號晦岩為之銘銘曰
智燭也燭諸理遐隱無或遺善用智者罔不若是智其智弗時
其用過則罔不殆寓婁子所以弗若罔象之為愈也

檀木白衣相贊

嘉定十三年正月八日 照札白衣大士像於永嘉楚上人巖空玲瓏水鳥
翔集綠葉眉目遠頰瓜指於佩冠纓諸莊嚴具靡不稱是影而賦之了
可敷補應風煙悠然在前反是則無邊身線如羅母胎羅亦莫不然乃知
故時餘地可在掌中世界可攝是道也存諸其人作贊以投楚云

斤斯運聖斯斷鼻不傷立自若臻極之技與物不二惟其不然
一理萬致我觀此像殆非人為就欲為之技不宅微矧此匠氏
應以此機應以此身化巧幻奇曰余眊然兩眼如鏡弗能審觀
獨以耳聽反聽絕眈對此殊勝小白花山下瞰巨浸

慈感主老請贊無量壽像古章章四句

十力取土曰清奉城又曰極樂與苦濁隣厭苦知樂不毫忽間
一念勇往即念而矚惟憶惟念匪疾匪遲憶而不忘念茲在茲
如求凶子如喪考妣如疾需石如渴需水以如是故曾何遠人
人人凶羊八生死輪法法惟心心亦非心鄭衛嘈雜水鳥對林
悠悠漸修額額闡提同攝罔遺妙在不疑疑則疑城日劫倍蓰
東隅既失乘榆可冀卑若二仲達圓頓機路壅般舟手自剪夷
池栽茅陔社結名勝一十有八是修是證天台嗣響的傳自衡
和者如雲調高倡宏六朝逮今衣冠繼禍愚夫愚婦爰同此後
晒乃二瓢載沈載浮去室即海善柳柳州見月因標亦指成谷

含有相佛觀無量壽

不動居士馮濟川畫像贊天竺印所藏

乘本願輪游諸世間芻豢空窳以致其實桎梏冠冕而行其權
在宗廟朝廷則和而不同于以見大臣之節位方伯連率則威
而不猛于以見刺史之天鄉居則讀鄉黨篇而無媿家齊則揆
家人卦而罔愆若夫大小歲之施也則各以無量壽願王為之
數筮忘在魚蹄忘在兔兔兩忘忘亦忘所乃知施者未嘗施
而受者未嘗受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初無一語

永明壽禪師畫象贊

客吟燈殘後啼月落袖披蒙頭千岩萬壑拍破九夫為等覺妙
覺齊大小乘於錢索井索縱大辯於談笑寄虛懷於冥莫所謂
百軸宗鏡之文如太山之一毫世巍巍堂堂焯焯煌煌非心亦
非佛破鏡不重光

天樂趙紫芝畫象贊

一點虛明八旬玲瓏萬波不渾百川自東殆見其灑然乎外孰知其淵乎其中謂其襄陽漫仕曰吾不為南宮謂其江湖散人曰吾不為龜蒙烏在乎儀刑先進而丹青太空

竹岩嬾翁錢德載畫象贊

凜乎吞八面之敵清哉拔千仞之俗盤錯不足以試銛利霹靂不足以示淵默若夫佩鏘鏘冠巍巍臨深濯纓憑高振衣豈非雜夫塵滓之市而遊乎方之外者耶

東坡畫象贊 竹岩家藏

帝哀先生為天下忌速反其轅卒不憚遺遂騎箕尾而今天章雲漢昭回衣被八荒載駟六丁收拾文字神京遐陬旁羅曲致落人間者太山毫芒寒者綺紈饒者稻粱取彼諧人勿昇豺虎既梁其餼而紉其袴豢以人爵俾敏厥修息公之諧承天之休

二桃殺三士贊 竹岩家藏

大匠不棄櫟社之木良醫不遺烏喙之毒務急吾用不一而足

苟適其時雖弃必錄方其用時有正有奇顛方吾扶危方吾持相道巍巍二氏似之哂乃齊相曾不尔思夫三子者謬以力勝勝力以德孰敢不敬徒喪厥德以致其命一念之忍批乃其奔欲濟緩急圖任姘嬰爪牙不銛其如之何盍觀相如伸秦屈顏隱然長城無庸干戈

三教贊

此三勝流一笑聚頭其道不同曷相為謀至哉儒先問禮於李李從竺軋逮真實際商隱於李白眉家良曰師師師其来自唐車適大方萬里一轍羗之毫厘肝膽楚越

蔣山冲癡絕寄初祖達磨并馬大師畫象索贊

穿耳耳未嘗穴缺齒齒未嘗折北度一葦可航西歸隻履自挈或謂之空劫已前中流砥柱或謂之拈花已后金口木舌又曰正宗別調又曰直指曲說皆非吾之所謂道也若夫求大乘器走十萬里俟人作興器豈大乘夙負先覺禮聞來學學而知之

既遠且邈負是四者吾恐五竺之鐵不足鑄此錯也
金雞毒一粒粟未踏殺人已先跌足一十八灘方障回死水八
十四人方淹浸弗死洪都方泐潭宗風方肆凌厲一波動方萬
波起泓方支方滔滔者皆是更無一箇識玄旨只有歸宗較些
子檢點將來玄沙道底

孤雲畫象贊

閑如雲寄寥邈帖水不痕行空無脚笑從上掃跡生跡曉後來
以縛解縛於其中間卷舒自若釘釘却懸挂却老倒南陽猶欠
一着

下竺印畫象贊

率然短衣蘄然插屨歲晚寂寞奮此一瓊膠名相求之則萬言
不直杯水外形骸索之則半芋美於紫泥憲章左谿鼓吹荆谿
使人復見古道顏色舍斯人其誰歸

明教禪師五種不壞贊并引

劫灰之說大三灾之一也天地所不能免况天地間
物哉明教禪師瓘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
真曰數珠萬行成就三灾弥綸自若也作五種不壞
贊用公書遠公影堂故事云

頂骨峽然隱若伏犀於烈火中凄其廩而古鐵錚錚盡餘不熱
擊石拊石迭中音節舍利團綴素鬼罔如湛湛疑露累累貫珠
豈無它人欲見其頂月行太空蛙沉坎井

去室而聰去塞而通於無數聲齊萬竅風風止聲消音響寂絕
谷神不死聽火焰說說無所說聞無所聞烟滅灰飛所止者存
以是耳根示尔四衆厚德宏功千二百種

宣明心聲若出金石洶湧辯河不滲涓滴書獻 天子天顏屢
改一笑歸來此舌猶在韓吾不非吾奚以為壅吾不夷吾奚以
馳一生事了有死無憾身隨劫燒紅開菖蒲

童真出家死於童真出沒卷舒一堅密身曉多欲人曲為欲說

於其根中出火自熾猗歎哲人晒乃覆轍以古為鑑以身代舌
火炎昆岡玉石俱焚石付百粉玉芳温温
的的紫棉茸茸素絲自幼至老念茲在茲譬夫一龕統以十鏡
此燈長明一印印定定則離念反而自求於無求中以敏厥修
物初有終法無有盡是故此珠橫絕煨裘

賢首國師贊 高麗拍堂請作

心部根本身嚴雜華赤象青牛跨竺越華半滿字則五其等差
殊聲響則一其紛拏使登門之魚駕際天之濤陬潢汗行潦而
觀海若之澹訝瑣屑滅裂又安知鯁鯉之與鱗魃

強齋高使君金書諸經贊

澗藍蘸楮屑金作字去字與楮經果何似曰此諸經即楮與金
續父厥志寫佛語心惟佛語心卑如父志一點畫中具無量義
字可悉數義則無量欲了其源冥去來相強齋大士年八十餘
目如心明作蠅頭書於一蠅頭分可為二塵毛太華弗巨弗細

佛神力故初不作難是故比禪作如是觀

兩蠅贊 御前梁楷畫

一蠅逐蠅一蠅攫飛不及而擲於地

攫而擲翽而舉之二蟲請以戰喻翽母忘於射鈎攫母忘於在
昔

又

蟻戰酣螻罷其後非大嚼盍反相友夢好忽同歸一塵何足疑
荷屋常不輕畫象贊

芰荷為屋芙蓉為裳芳首紉佩落英貯糧熏以石林書傳之香
淪以太華玉井之涼濯人間煙火氣母干吾丘壑姿泊夫錦心
之與絳腸發已菴之韜略示我武之維揚適妙喜國拓吾故疆
安在乎廣莫之野而無何有之鄉

義鑑堂畫象贊

魁吾軒昂耿介孤潔大珠縞夜輕雲拂月作成潑天問端來前

只似釘頭難子敲折東山發源雙峯卷衣把大蘇狂瀾障而東
之微此老孫子已而已而

高麗拍堂講師畫象贊

巖巖指堂破塵出經惟其能然曰聰慧人隄圓領之類瀾會中
下於通 津橫說豎說匪虧匪盈全提半提匪壞匪成夫是之
謂全体之用兮全体之真

妙湛禪師月巖舍利贊

無盡居士銘雲居三塔其略云腐骸朽骨匪我罔是
宅萬行熏蒸骨如玉如金金玉舍利也妙湛中公火
後舍利如此為之贊

及并洗粧一花香舍父求度回度厥父父子學空機先有鋒
父死開法鑿錫出匣歸奉其母孤山之許示生有滅笑與母訣
火後舍利粲如繁星如金之晶如玉之明堂堂月巖如空行月
何庸留此自異醜拙

下天竺薊林法師畫像贊

伽梨擁肩不舍夜且革履跣足炎熇不躄迹迹世相而不動不
退心惟玄奧則唯止唯觀四辯湧兮瀾翻四筵擁兮冰泮特旨
住山靈山未散洗舊講榻萎花新換至於戒香逆風騰播林野
吾嘗比之波利質多羅天樹花此之謂也

陶司戶畫象

宅塵滓拔千丈之俗倚梅竹託三友之交稠人廣座則惟靜惟
默涼天佳月則或推或蔽問津榮途姑欲行志於志得時反求
諸已

自題頂相

謂有為吾奚為謂無為吾奚不為待悟而勇為絕學而無為於
戲盡之矣非吾為

王梁山畫像贊

從事毛錐壯夫不為置書學劔弓號馬嘶不斬樓蘭夫何自欺

堂々梁山襟利帶夔帝軫遐方詳延瑰琦良馬素絲組以五之
維賢作牧任以撫綏々々伊何思斯勤斯豈惟懷恩亦復畏威
庶靖氛埃以偃鼓聲昔人可師感夜半雞哂乃阿瞞橫槊賦詩
台宋傑首座畫像贊

性具染指鼎味咸在容膝歸休日用三昧不動口不饒舌人無
聞々吾無説々翻嗟昔眼弗見普賢為渠去却眼中金屑複道
行空白銀為闕

野月贊

廣寒殿洪崖井輪有晦朔景無畦吟悠然隨所寓婆娑弄清影
莫羨江樓清江樓塵汗人

姚別駕命作四箴渥

吏悍民怯其途則殊等而眠之氓疲不甦清明在躬執中以居
御民如兒御吏如奴謂吾寡恩我不姑息謂吾遺直我不得
畏則如虎敬則如母廣而充之天下刑措右慈以容

以寐止喧八旬闕然寐而忘喧珠澄濁淵不住喧寐而逢其原
其靜有餘其樂也全山林市朝不見畦吟失之毫釐小大異軫
惟全乎天意行則往心遠地偏非一非兩右靜而感
身躰髮膚賤傷貴全多慾自戕傷孰甚焉彼莠聲色或謂如鳩
必其胸中所樂者勝古夏后氏娶於塗山樂不在娶隨山濬川
禹何人也予何人也晞頽之人晞驥之馬右養生也寡慾
古者罔罟以渙以政後世粒食罔罟可捐一鱗之沈一羽之縱
推吾此心仁不勝用方寸之淵較縮與盈悠然翻濤溺馬殺人
好生之端忘其大者大德曰生默運元化右好生也不殺

堅窮壯老二箴詩

余至宣城之清派丁山窮老日益甚因范疇書有取
於馬援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作堅窮壯老
以自箴

何以御窮曰益堅不則濫是故君子固窮出轉途窮途窮則返

居輒技窮技窮則思辯輒語窮語窮則默謀輒智窮智窮則止窮諸理盡性而已右聖窮箴

益壯以佚老壯色日零新新代謝曰不在是在所養者物莫我嬰物莫我化善乎楚丘之為言也使我當諸侯出正辭吾始壯矣不則死矣尚追車而赴馬嗚呼近之矣猶未也右壯老箴

高祕閣金書心經頌并引

東禪明覺院比丘妙信創華閣舍 補陀大士判府

祕閣高公年八十九飛步登閣蚤年夢像若今所造施玻璃瓶承以白金藕花其餘佛事一一隨喜金書心經欵真 大士心中而身相已具罔契心初蚤暮懇切寶脊峇然獲本妙心十日驚嗟嘆此創見蜀人北碚居簡比丘謬振頌聲一十四章 四句嘉熙元年二月初九日

大般若心即天地心區 冥求滄溟索針爰有大智金書作供

欲充佛身妙發機用佛塵沙身無乎不在作如是觀墮世間解離世間解復何所求於東拓提一瞬協謀塵沙佛身初湧出海小白花開物々三昧願以所書印厥心地此念始肇末玄覺斯契寶脊峇然虛南以俟若符合節如龜從筮微此大智孰考其朕惟神而明函蓋相稱我觀此經非金非字而此寶脊未始啓閉緊正法明曰觀世音澄五濁瀾如一月臨臨茲大智淨徹無垢介以景福介以眉壽

謝林元之議命

不知命君子奚為未知生夫子不忽義命所安之地死生自樂之天庭葉報秋記山中之寒暑嶺雲兮暝變戶外之陰晴適此間情成君奇術

王練師問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域中四大王與道居其二吾一之一之何如曰王以道尊道以王行道失所以行則梯稗瓦礫也王不以道御天下寡助也獨

夫紂尔苟以道則皇極建百度新綱常振遐隊寧雖然豈獨王
哉一身小天下苟昧是晝罔不冥瞭罔不盲履嶮不寤臨窞不
却所謂無黨無偏何自而知若夫富貴利達貧賤患難皆身之
川谷江海流行滄淤而道之樞機戶牖旋斡權變故曰川谷江
海在天下相道之在人則天下同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
道鮮矣

或鼠

此礪足跡半天下習尔情狀尤得染黠之情故為尔忌而未嘗
忌尔所謂幾辟罔罔固所不忍為孰謂尔以吾為可欺晝跳梁
夜穿窬飲食服玩皆尔傷殘之餘九在吾室之君子謂吾信不
孚不能格尔暴則將舍我而它之彼既舍我而它之吾亦豈能
安吾居尔之遠君子近小人孰甚焉甚矣其甚之禍商監不遠
勿謂吾不尔告

或頻伽

頻伽踐木偶抑無知乎將踐鷹鷗木偶君子也君子虛與道冥
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群怒而加誅不啻黃帝絕象鏡之類汝
毋陵善而駸駸象鏡之樊庶幾道君子之誅其果不悛木偶之
禦侮畢弋從事覆巢破卵可立而待

水利

以轂橫谿構軸於岸比竹於輻發機而旋非深湍無所事後重
而前輕俯仰如人意井可以施其巧此車棹所以別也水梭窾
如匕架而縻之當歐澮之衝溢則出涸則納三者用於蜀吳車
曰龍骨方槽而橫軸板盈尺之半納諸槽側而貫之鈎鎖連環
與槽稱參差釘木於軸曰猿首蹠以運其機澗溪沼沚無往不
利獨不彡功於棹棹梭一人之力龍骨則一人至數人車則任
力於湍隨崇卑之空雖灌溉之功豐約不齊其得罪於鑿隧抱
甕則鈞也

不為善

雞鳴而起舜跖之辨縣判於所為為善而做利舜之徒可為跖非吾徒也吾善且不為為利乎或曰不為利斯可矣不為善非跖乎曰吾固有者善也焉往而非善無為也非不為也孜孜為善油然幾微於有為何以異於為利欲其為之務隱也故曰吾善且不為為利乎

吳江性上人擬濠上游

鯀鯽躍清池郝參軍所賦南蠻謂魚曰鯀鯽桓大將軍云作詩安用蠻語郝云千里投公得一蠻參軍當不用蠻語耶吾愛其躍字風致以訂楚濠園吏濠上酬辯賦濠上游云非鯀鯽夫何疑子非我吾何知惟其不知故不疑而全夫天倪潛而躍悠然兮樂夫樂

寫神

使人偉衣冠肅瞻眊巍坐屏息仰而視俯而起草毫髮不差若鏡中寫影未必不木偶也着眼於顛沛造次應對進退顛顛適

悅舒急倨敬之頃熟想而默識一得佳思亟運筆墨兔起鶻落則氣王而神完矣少陵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所以羨曹將軍也張橫浦則曰孔門弟子能奇怪畫出當年活聖人所以諫子温而厲或而不猛恭而安人鮮克知此妙故重為商評之

贈鑿卜風水方生滄州

病有鑿死有歸卜而息疑負是三者而游人間世人舍我而安之夫如是三鍾十束異乎支離踈之素尸

管城子

或謂管城子銳而天非知言也文場掉鞅詞林奏技舍子則誰與子則沾溉餘潤點發新奇卒成其志功其懋哉故知有用於世者一日為壽不則百年為天也審矣余鈍而無用視子則有媿

撲滿子

吾與孔方兄絕交久矣至於貿易所須則又未能與之忘情貯以小罌遲其盈將示以持滿之道往往未盈而輒出之其出也又貯夫制作近古者一二以求其類論之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惟其然是以不置始悟絕交之非賦招隱

床屏

以方正之質受屏翰之寄使樞風野馬不得涉吾竟隱若敵國功懋而不言雖然必有存焉者耳灰冷弗然木槁弗腴則屏翰在此而不在彼鏡虛忽塵水止忽瀾外禦其侮竟何所事譬夫指鹿之旣不在長城而在望夷伐國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鼎缺

陶之精者曰秘色有鼎焉立不倚介而特宏其中虛以容層滑弗塵質古弗華童子置缶缶兀而鼎缺則曰剛禦剛矣夫如是則大者缺小者折精者折麗者缺故鼎缺而缶完余聞而悲之悲夫剛不以柔濟鮮不若茲鼎于將鏤錐剛不可犯虞缺耳書諸紳為不善用剛者戒

芙蓉措禪師辯

或謂芙蓉禪師剛介失中號服是拒隸名刑書甘民其衣遂使林靈素逢彼之怒乘間而入德士之說易於建瓴噫齊東之言也 天子方銳意神仙方士儀秦之辯良平之智不足折其妄燕趙之豔晉楚之富不足易其好哀天下之至珍集天下之大美不足變其耆前疑後丞豈無服肱之臣可諫矣柘鑿齟齬也左輔右弼豈無心腹之任可諍矣冰炭背馳也是時靈素願指如意衡從惟念豈俟逢怒乘間然後進德士之說哉公居淨因惡夫末流冒辱僥榮行險黷貨禪講號服錄正鑒義据方頂圓附城麗社不帝囊探更誇迭矜謂之內降商直推賈不閔朝省貽玷盛明罪在不敬真賜速已我則固辭孤衷自許不與衆共

死生患難又皇暇恤淄川之濱弗類人境翩翩風帽練練縞衣
丹霞麻門首為之發橫翔捷出以大其家粲然麗天耿耿霽月
洞上厥緒茲焉中興鄉也與俗滔滔不振不厲即患難之途徒
瘴癘之地非失其本心倒行逆施者不為公為之乎公之光明
盛大宋音傳在焉茲不重出是作也一以刷公之謗一以補傳
載之略

道法師逸事

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寄命螻蟻
試身雷霆不奉 明詔以改德士威武能屈乎黥而流之為道
州徒九死之濱過午不食詠歌至化若出金石貧賤能移乎削
名刑籍復還舊物賜官分祿簡在 帝心曰往欽哉去汝黥涅
公念 先帝不敢毀除 帝曰此翁至老倔強富貴能淫乎方
林靈素假道士服醜基播運易緇於黃天下從之不則竊負而
逃槁死林壑公獨緇衣立俟斧鑕視身如葉護法如城聖恩寬

大不即誅戮非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蒙後公而生觀公所成
就奇偉峭絕真大丈夫事再拜右繞辭而吊之辭曰黥可息乎
身據鼎耳兮息之則殞黥可去乎恩如春風兮去之不忍一念
之忍迄於蒙塵忝離闕廷塗炭生靈髮天下僧又安足云邈哉
道州隻影問津一笑生還天清地寧眾虜斯屈老臂獨信隱若
敵國賢於長城蠢尔靈素不正典刑雖百粉兮痛奚以平九里
清陰蛻酪是舍草枯自春光奮不夜後世何知婆娑其下其類
有泚兮其容則赭油然興起兮如聞伯夷之風者

答疎寮高處州論激字

疎寮論選詩用激字江淹曲櫺激鮮鷗石室有幽響待下句然
後精神已襲魏文帝派鷗激櫺軒未若陸雲通波激枉渚一句
中激字便警策盧諶中原厲迅鷗厲字有感寓之思曹植清池
激長流殆不若劉楨曲池揚素波則揚字有風致潘岳白水過
庭激又在青山外矣余取陸雲激字盧諶厲字劉楨揚字

釋言

丁巳良月十四宜州太守倏然去余賦詩以餞郡博士高公麟語余曰子犯清議君子不予予乃拱而俟則曰守去子譏之余曰派言止於智者今之所謂太守者古諸侯也制千里之命而屏翰王室譏之則速咎非風狂失心不為矧若子之言五袴一錢父母二天皆譏也或曰子以其決場圃之訟失分守之正則去此趙必表貨殖以誤守於守何有守以詩挽子子不次韻乃以尾未大時猶可掉瀾於頽處益難隄之語謝而實譏余曰分守在天下主之者存焉正不正在彼不在此烏乎憾不次韻尊之也謝而陳情則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明斥枉直徇私以誤守者惜清明之玷也余詩九八十字序九四十九字請隻字洗刷譏評遁逃隱伏處使余言當其實中也溢美過也遺美則不及過與不及失中也曰譏則不可序曰遽聞決去此二踈淵明事也莫不起孤風峻節之慕勇不自測遂賦古調末章

輒致雙壽堂中玉頰難老之禱躡等而忘其僭諛則曰懷哉小隱侯如水秋練練又若庶泉庶練江靦言面謂練江澄潔庶則過之也一介不取人振滯亦賑貧則不安取予振拔淹滯賑恤鰥寡也秉彝不可斂有實無虛名則惠人以實出於天稟而得名不虛也我欲借寇君九虎限天海欲借留無路也茫茫穹壤間誰是寇君代重詠借留之思也行行拜新渥新紉紫荷橐守以亞卿歸自藩屏必簪筆持橐也何以為雙壽揚州一雙鶴祝其壽富康寧頡頏雲霄也所謂一錢太守雙鶴揚州乃閭巷歌謠吾詩何與哉欲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有客知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老坡一再拈出也祖述前聞古也曰譏何譏尔吾固曰派言止於智者

外物

商盤卽鼎古鐵舊畫至於珍怪百物無益於寒飢當其為用樂寒飢之功往往稻梁毳褐不相下君子學以志其道必專心致

志屏去紛雜制之一正朝於斯夕於斯專則勤志則恪勤與恪
有時而勤則沈昏困頓潛蘖於其間是以游焉息焉雜然前陳
醒心耀目諱明其制作品第其真贗策粹和整冲漠調暢其筋
骸張日新緝熙光明之本然後與之相忘於無窮罔留情於毫
忽物自物我自我物我俱適也物與我俱適則指漆寒具鐵擊
珊瑚而佳思何從而沮哉

贈輝書記

天台輝書記來自徑山琰會中銜袖新句多警策就余求益不
知益我實多而無以益之也麟角鳳觜子有之矣非煎膠無以
見其妙如不然吾言試續既斷之弦知余言之不尔罔嘉定癸
未秋

贈刀鐸工

天台刀鐸工初來杭余髮方壯鬚矗矗如蝟試其技瑟瑟如蚕
食葉若無刀焉余則賞其輕聲聞兩山間至今彈歷同技余間

關四方歸湖上鬚髮俱槁復試之其心手兩六運轉剔略不
經意則又賞其巧噫工之技昔輕而今巧余之鬚髮昔壯而今
槁壯槁者誰比礪遺老

贈立上人

東陽立上人以書抵余衮衮數百語鋪陳志義援引古昔責我
以警策後生是以年大為先進而空疎如木偶者為有道則謂
之曰子言是也信之於我則過矣子學教矣是欲以語言文字
而達夫道今又習禪則必忘夫言忘言之言豈讀誦云乎哉且
又以他人之言為警策猶惡影畏跡而疾鶩亟馳不知息陰處
靜之為愈也况余空疎如木偶何以酬子之辯而求以稱子則
所以益我者至矣反其言而忘之則所以益我者益八

贈陳生

寫字與刻字孰難曰寫字難書被忘穿臨池忘繼專心致志僅
彷彿古人用筆意公孫氏劍舞觀者得草聖之妙彼順朱耳或

曰鑿為筆鋏代腕欲頽則頽欲柳則柳勁鐵瘦莠出筆墨畦畛
與夫游刃肯綮若然中萊林之夢十九年若新發於硯何以異
故曰刻字難往復競辯侃侃不相下欲解其紛而未能也則謂
之曰昔人夢寐子知之矣敢用是而中分之曰二難丁亥九月
幾望丁山法堂紀歲月郡刻工陳文頗臻妙策其勲吊其貧書
以為贈

挂履

余明年七十大夫致其仕而挂冠時也昔為比丘裂冠矣乃挂
履或曰挂履何所據曰木平師挂履於江南後王之榻休影息
迹不復至擇前觀清涼大法眼賦牡丹諷諫矣今年六十九六
十九年之非多蘧伯玉二十載而無伯玉之知視履則有媿因
作而言曰一生幾兩遐想阮主之高兩鳧對飛恐入齊諧之誌
吾履之陋蒲疎而涼匪仁弗履懼迷其方匪義弗蹈懼露其良
允履允蹈卑惟考祥寧跣而視俾勿傷寧坐而忘俾勿僵寧榮

其勲永矢勿忘息而筋骸兮遂而行藏挂之嗚嗚予戒余面墻

言歸

或病余不用隨時之義而落落也不顧人之是非擬古浮圖文字
駕說犯其忌子之徒怨汝詈汝謂其詈之妄也前日之仰睇子今
睇下將其業或進子而子不進乃嗾夫詈也則牧兒嬰婦知其碌
碌徒貨殖麗城社飾語以暴非其類吾非木鐸也詎排鑠金以明
子志哉盍歸耕以頤所謂浩然者則謂之曰甚矣子之寤我也人
各有夫志古的也曩明教大士鐔津公著書數萬言輔吾教抱成
書于嘉祐天子厲浮圖厥類惟錯犄角而攻之方開闢延敵輒循
墻而遁怨詈尚何足云且貨殖驕人憲貪也非病附巖以傲物象
傲也不悌孰逃君子之誅於吾何有故園一鉏地道阻且長朝夕以
思九折羊腸陸誰余梁川誰余旋誰余舍行誰余誰使我鬱蕭雲
追飄風乎乘飛車兮遡瀧使我飭供頓邁逆旅乎孰先饋之五漿
肇聆子言如鍼膏肓靜而索之莽乎忽荒盍歸乎來兮無外大方

示照藏主普州

半山老人讀游俠傳謂人千萬莫云將此身心學佛菩提何難之
有殆不知學佛菩提之與遊俠異地皆然槩而言之則可據實
理論則適越而北轅除是生而知之方有少分相應 口無憂樹
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已是學而知之鏡潭藏主語別令舉似諸
方納粟將仕校尉禪師且道它學什麼人

杜祁公病婢帖

奢膏膏儉瞑眩瘳之祁公瘳其子之奢天下化之功成名遂既
壽且康窮居盛行儉德金石反覆丁寧於如子防其子之巽
駸習侈靡墮家法欲策勳於瞑眩也

祁公子羨帖

婦翁鉤畫道勁於冰過清甥詒行草掀舉比玉尤潤晉書士以
東廂坦腹蕭洒為名談恐不足語於吾慶曆之盛

跋頂山珂兄刺血寫蓮經

能生不能教親也教必從師師以德親以恩知報則知道舍是
吾何觀刺十指寫三周七喻以為報匪報也蓋思瞿曇未說毛
穎未血文采未發經在何處若三七日思而得之無絲毫別夫
如是則七世父母師長同見靈山未散非汝欺也書經後二十
三日慧日北磬書

書楊補之梅

寓素於玄質成鳥有責芳於影夢酣黑甜展卷臨函色香俱在
柄此能事屬諸逃禪詠姑射真須春風手先驅醉穎珠玉在側
後振采毫覺我形穢

書楊慈湖帖

奏院崔公為定海之政慈湖楊公之弟之甥之婿在邑學其致
書定海以夫三子也而曰簡之所以不得已上浼記曹者胡不
得已哉或曰公不輕下語蓋遺夫言參其意可也嘉定君相一

德舜禹臯陶所不逮公猶有薦相疏方是時也莫不謂其得已
而不已是豈知公哉或者之言余有所未達書於公貽定海帖
左侯達者

北磻文集卷第六

